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著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 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

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注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

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

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疏

天時至人和。正義曰尉繚子戰威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翟氏灝考異云尉繚與孟

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二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別典

。三里至利也。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

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

郭圓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

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

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

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

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為外城猶

椽為外柏開廣二里已不為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

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

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貂勃云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田單又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即墨而言其城郭



環而攻之之環卽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
張氏爾岐蒿菴閒語云趙注以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
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
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注天時
至屬也○正義曰時者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
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
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
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囚水生火死金壯水老火生火囚
木死水囚金老土壯火老囚水生火死金壯水老火生火囚
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
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
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戊申中無申
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辰旬中無甲
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
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
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爲孤午未
卽爲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寅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
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
太史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
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道周時衛士以七政占驗爲天
道故禘竈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邇竈焉知天道然其時則混以天時爲天道至孔子贊易明
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
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別之爲
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注有堅強

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
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疏注有堅至是也○正義曰破之走
無破義阮氏元授勘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
物而不利高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郡被陽注萬
引如淳云一作疲音罷軍之廢罷卽疲國語謂語注云棄廢
也禮記中庸半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
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疲之走者通
疲爲破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卽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
引衛懿公之事見閔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是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其事也

下不以兵革之利注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

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道德也

疏注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

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

有是即域是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

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言與趙氏同也閻氏若璩釋地

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為鹵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

始輻奏先發端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

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

之書徃來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熱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

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呂氏春秋顧人篇云胙賑不

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

未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謂止

民不以法禁之以德懷之也居此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

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注得道之君何嚮不

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疏得道至勝矣

義云寡助之至至或作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

氏云得道之君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

主即是得道之君也有不戰不當戰

也當戰則戰矣當戰則戰所以必勝

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土民為天子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注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

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

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

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

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疏注王欲至見否。正義曰

孟子之館相見也此以若言釋如字儀禮鄉飲酒禮云如大夫八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

義釋詰云圖如猷謀也釋言云猷圖也猷若也然則如與若
難同而如之爲謀爲圖爲猷與若之爲猷爲圖則寡人如就
見者也卽寡人圖就見者也釋詰又云猷言也趙氏曼若言
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言也若之爲如不必爲圖猷之義
必曼言字則其爲猷爲圖了然明白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
訓如爲往不及趙氏遠矣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
將同義閻氏若璠釋地三續云古者鷄鳴而起朝辨色始入
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鷄鳴之後辨色之前朝
將之朝則日出時也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
力疾臨視朝則視朝內仍帶何解如此復闕趙注云當讀在齊
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朝將視朝上朝字當讀在齊
王以孟子昔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疑切按張仲
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爲病脈浮頰項強痛而惡寒又云太陽
中風畜畜惡寒漸漸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
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
風故以爲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
解不識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注孟子不悅王之欲

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
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注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

皇清經解 卷之百四 兼孝廉孟子正義

以爲不可疏注東郭至日也。正義曰史記平準書東郭咸
也是齊有東郭氏爲大夫家也翟氏澹考異云韓詩外傳云
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
諱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耳按
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卽東郭氏此明稱氏爲大夫家
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昨隔日也廣韻云昨隔一
宵也昔之訓爲久爲舊爲往則通隔日以前俱謂之昔孟子
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爲明日上計隔日
爲昨日故以昔者爲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
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同阮
氏元按勸記云今日弔閻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
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
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

不弔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爲不可以弔王使人
問疾醫來注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

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注孟仲至

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闕官傳云孟仲子

曰是祿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

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

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據歸說云孟子且不親

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

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會

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按東萊

讀詩記引陸瓊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孟仲子夏傳魯人申申公

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

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又引一說云

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

同於陸氏而仲子於孫卿中間多一根牟子皆不言孟仲子

受學於子思孟子趙氏謂爲孟子從昆弟必有所出今未詳

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叙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卽病也引

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使數人要於路曰

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注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

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注孟子迫於仲子之言

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

焉且以語景子疏景丑氏。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漢書藝

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稱景丑

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

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

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

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

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

氏言近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往朝

也退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

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故宿於景丑氏而以所以辭疾

之故告也考文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注景

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注日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

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

敬無大於是者也疏注云爾絕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

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墨云爾兩字是終竟無疑之詞故爲語絕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注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

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

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注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

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

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疏注景子至惑焉

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也句謂爲臣固自當朝也解

固將朝也以自當二字釋將字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通解謂

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無諾諾先生召

無諾唯而起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又云君召以三節二

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曲禮注云應解

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

急趨若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俟與唯而不

諾義異云輦車就牧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

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

侯輦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矣矣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輿就馬也出車

就馬于牧地趙氏撮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

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翟氏嶺考異

云齊齋夜話曰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歟即

可平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車也

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

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曰宜也下讀宜與爲句非也王

竊妻以逃者也孟子公孫丑篇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滕文

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辭莫

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囊決雉釜宜字並與始同義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注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

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會子豈嘗

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

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疏注慊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

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慊范甯注云慊不足

貌韓詩外傳作餽虞釋釋天作歉孟子公孫丑篇曰不虧

銳趙岐注云慊少也逸周書武稱解子爵位不謙田宅不虧

並字異而義同翟氏灑者翼之召氏春秋魏文志曰段干木

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

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

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

云何得以一慢二哉疏注賢者長者有德有齒○正義曰儀

禮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

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故

三爵也德也齒也德是尚賢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

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為

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疏注有所與為之君○正義曰為作也與亦作也故以與釋

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問篇引中藹之言

云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

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皇清經解 卷五 亘 齒

焦孝廉孟子正義

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上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教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疏注醜類至教者○正義曰禮記哀公問云節醜其衣服注醜類也江淮南楚之間曰掩宋衛之閒曰絳或曰掘東齊曰醜按掩奄古通用詩周頌奄有四方毛傳奄同也醜訓醜類亦同也孟子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趙岐注云醜類也以方言證之於義尤明扁鵲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齊等也絕過也故以義與教義相類相等則不敢相過矣廣雅釋詁云教敕語也是教與教義同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敕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教敕之使不敢慢是我所使役之才也禮記內則云降德於眾兆民注云德猶教也當時諸侯無德可言故德齊亦謂其所教敕於臣民者同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

皇清經解

卷五 宣 忠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注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己是以不往也

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疏注君至爲志○正義曰毛詩大雅厥德不回傳云回傳云回傳也小雅其德不回傳云回邪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

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注陳臻

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

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兩也疏注古者至兩也

秦策云黃金萬鎰高誘注云萬鎰萬金也二十兩爲一鎰是一溢爲一金也閻監王三本誤作二十四兩阮氏元按劫記云廖本考文古本孔本韓本作鎰二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十兩也作二十兩乃與爲巨室章合

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不受注贖送

行者賄賂之禮也時人謂之贖疏注贖送至之贖○正義曰

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贖辭曰歸賈文選魏

都賦稱賈賈贄劉涓林注賈禮贄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賈贄故篇曰賈財貨也精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賈李善

注孟子曰有遠行字必以賈知孟子本作賈今作贄乃俗字

禮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賈會禮也以賈爲會合是也當在

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注戒有

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子戒備薛君日聞

有戒此金可甯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疏當在薛

義日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

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

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夾穀此春秋之薛也史記孟

嘗君列傳滑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交代正續漢志魯國

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

在城中東南陝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爲齊有地鄰於楚故

皇清經解

卷千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閱往見

楚王曰齊創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

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

於薛立先王之廟至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耦國其名

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

築薛而恐是也齊滑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大史公言吾嘗

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齊又可記矣方傳自鴻溝以

東芒碭以北屬鉅鹿此梁宋也陶離陽亦一都會也魯曰

梁爲今陶之浚儀陶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魏太子申之攻

齊也梁至齊外黃高誘曰今陳曹外黃故宋城也後徙離陽然

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離陽而達大梁

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

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固殆甚薛之俗

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是其取道於薛

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

固義避禍而餽金以共餽之亦大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

也○注戒有至受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

戒又十三年左傳云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

戒注並云戒備也說文云戒警也從升持戈
以戒不虞為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 若於齊則未有
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注我
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
取我欲使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

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
兼金不顧疏義之無處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
衡作應問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

孟軻
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
之否乎注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

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疏注平
果毅○正義曰毛詩鄘風在浚之節傳云下邑曰都下言王
之為都者平陸是都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

皇清經解 卷三 直齒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
輒為公介側執以禦公從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
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為戰士也
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為果毅果為毅易之戮也軍法以殺敵為令故直聽之常
存於耳若易之則戮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戮之國語
吳語云明日從舍軒有罪者珠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茅而
操閭戟者旁車而趨語政列傳韓相袂絮方坐府上持兵戟
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
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向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
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
所見以為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
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為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
余謂漢屬東平國為古厭國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
表曰齊世家康公資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
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
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柄
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
齊之西兗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
厭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
都也即夫子所幸之邑則東平陸為厭國須昌為中都其地

相迥後漢省平陸八須昌遂合而爲一耳曰不待三注大夫日一失之則行罰不

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

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注轉轉尸於

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疏注轉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

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尸棄謂棄

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

母將轉於溝壑注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

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注云傳於

溝壑惠氏棟云傳尸猶轉尸也淮南子鬱而無轉高誘注云

轉讀作傳監鐵論通有篇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

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昭琴書拾補云當卽近世

尸卽用之棺賣與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

淮南主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注距心大夫名曰

此乃齊王之夫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曰今有受人

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注收收地以此喻

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疏

注收收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敷

牧養蕃鳥獸注云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賈氏疏云載

師云收田賞田任遠郊之地鄭注云收田畜牧者之家所受

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六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

處卽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曰此則距

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心之罪也注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

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

此則寡人之罪也注孔姓也爲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

日都誦言也爲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木之在己故

受其罪疏注孔姓至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

能以禮讓爲國召氏春秋舉難篇言說桓公以爲天下淮南

子攸真訓言與造物者爲人是卽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

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閭氏若墟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冀冀四方之極卽戩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也穆良曰君地又續云何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誰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之宮一劍乎以言釋誅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誦誦也誦諷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誦注云倍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誦發端爲言訓詁曰語益諷誦言誦四字分言之義別單舉之義通誦言訓詁亦可訓言矣毛詩公劉傳云直言曰言直言卽公言爲王誦亦爲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

爲王述之卽是倍誦之也
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

餐兮言不尸其祿也疏人臣至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

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臣之祿君實有之義明進否則奉身而退專隊以周旋戮也哀公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退引

皇清經解 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士

詩者魏風伐檀篇文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各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官黜之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漢書鮑宣傳上書云以換黔尸祿爲習顏師古注云尸主也不憂其職但言食祿而已又貢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誇朝之臣尸祿猶云專祿也

孟子謂蚺毒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

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注蚺毒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

獄官也周禮士師日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

見蚺毒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

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疏注蚺

之也○正義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蠹毒周氏廣業

孟子逸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蚺字重文有三

其籀文从虫从蚺疑蠹爲蠹字之誤也閔氏若璩釋地云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論齊於靈邱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其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燕

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蜚書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
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任爾時趙別有靈邱以葬武
靈王得名卽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
豨於靈邱皆其地注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論
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
邱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江氏永
琴經補義云蜚書辭靈邱趙岐注云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
謂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
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漢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
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二十里明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
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太司寇小司寇下是爲治獄官五
戒者一日善用之於軍旅二日詰用之於會同三日禁用諸
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
也五戒皆告語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
但五戒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 蜚書諫於王而不用
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

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疏注三諫至而去○正
義曰禮記曲禮下云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二諫而不聽則逃之莊公二十四年公
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
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
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齊人日所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爲蜚書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子

爲蜚書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

見其自爲謀者疏注我不見其自爲謀者○正義曰呂氏春

調之二云孟子既爲蜚書謀如是公都子以告注公都子孟子

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疏注公都至子也○正義曰廣

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日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

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

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

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

綽乎綽綽皆寬也疏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

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闕得失之辭淮南子做真諫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爲師則弟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齊亦忽不覺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而師之事也周禮太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云墨子曰若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也敬所舉賢者能者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羣皮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盛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盛德足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強大其地

皇清經解

卷三 孟子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

勢雄於天下宣王後然有樵蒞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囑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矣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說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卽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昏不能進而敬禮有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願左右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棺槨衣衾之美始遇文喪時後竟因此爲喪所斃事畢反于齊止于贏旣免喪自范之齊見王于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曰心益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驪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使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曾讓國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於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置

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譌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紙盡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國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小丈夫之倅倅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幸無澤民之深意因非尹士所知而淳干堯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比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卽大夫皆顯見顏色承風旨于放驟膺寵在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夫卽見滕朝夕進見欲一與言行事而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嘗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臣章獨與之遊卽擊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容之厭好眾惡者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是綽綽皆寬也閩監毛二本作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

木偃寢而式闔

臧武仲兩行而不息○正義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

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問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注云言御叔不在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雨不敢止息所以爲劣廣雅釋言云

劣鄙也猶云食肉者鄙也○段干木偃寢而式闔○正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木闔也學於子夏高誘

注云驅僮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闔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闔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

安敢不軾也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

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

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

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日吾

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之陰居無幾何秦與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軾伏軾也又順說篇云田贊可謂能立其

方矣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辨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疏孟堅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蕃魏兮左太冲魏都賦云閒居隘巷室遺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帑廬諸侯爲之止戈則于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五岳六段千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寢卽偃息也引此以爲蕭道者偃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閒居偃息於隘侯過而獻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注孟子嘗爲齊卿出弔

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輔副使也

王驪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

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疏注孟子至

義曰告子下篇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驪與兄

皇清經解卷五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去

戴蓋蘇之蓋當是二邑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温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温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觸龍米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驪是右師侯國上卿多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以趙岐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成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右師何不可焉周氏柄申傳正云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大夫當其守五年傳晉趙衰爲原大夫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鄧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合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驪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卿驪爲大夫陳組綬然犀解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距心爲卿驪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輔是副使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驪

與言夫副之副使原不必羈卿且卿遂可與言大夫遂不可
以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驪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
使事驪宜聽命於孟子乃驪則自尊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
夫子以卿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
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驪專注者善則孟子位卽
孟子所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言驪專知自專則孟子之
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帛於膝
趙氏云出帛膝君按膝定公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爲齊卿時
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云其與王驪使膝爲文公之喪也非
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帛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也隆
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帛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事公孫丑
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卽膝定公之喪則謬矣

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膝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
言行專何也注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旣或治之

子何言哉注旣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旣自謂有治行事

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疏旣已至

義曰毛詩周南旣見君子傳云旣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宣高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治四方注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貴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
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
此或訓有之證禮記曲禮若夫坐如尸注云言若欲爲丈夫
也檀弓云云猶賜也見我釋注云夫舊音扶皇如字謂丈夫
卽伯高文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如此二人也昭
左傳云則不能見夫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人
原季孫此孟子稱王驪爲夫趙氏以之謙卑則轉似爲驪所
謂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謙卑則轉似爲驪所
師高亢則又似忌其攬權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概以厭
而不言處之旣不畜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問之
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驪果以孟子爲
之主事專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驪自專行
事疑孟子當言孟子因驪已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
孟子卿位不小於驪疑孟子當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驪
而不必言至驪爲詔人孟子不悅與此此丑所知之尚孟子
徒以其詔人不悅與此而不言則

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

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
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疏〕道不至解也。○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闕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法中。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百二十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注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

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疏注孟子至然也

炎武日知錄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

問若日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

以教滕世子哉閻氏若據釋地云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

耳職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

禮於嬴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杜注云嬴今泰山贏縣按

贏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汝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經不入

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喪來歸皆哀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

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入一論匠事耳又日或問子處子奉母仕於齊亦有徵乎余日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

齊於魯色婉慍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終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易

爲而遽反於齊余日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非遽也界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日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

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日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謂日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日此充足見屋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郟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

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日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絰而赴季氏之喪孟子甫葬卽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喪於魯戰國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殯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偕處未有地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甫還魯卽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必斂尸殯堂獻材井椁諸節赴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卽反齊以亡者意欲尙在齊也近儒閻潛邱云葬魯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贏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贏時也然則何故止贏以反於齊也何以反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贏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充虞明

皇清經解

卷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日嚴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爲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言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齋衰亦尙唯而不對齋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齋衰亦尙在對之之列雖在他事尙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閒竟不置對並無此禮况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喪事不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故不言耳蓋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大夫身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士則大夫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於禮諫矣是以曲禮居喪未嘗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况棺椁厚薄之閒乎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答爲喪葬盡禮

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贏十一字括數年行止藏無限心事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使異說紛起可歎也夫止贏非卽至齊也正如綿詩曰止日時之止留也留於此而終喪也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及足矣何必復言止於贏若云因充虞敦匠事於此故繫之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况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爲乎蓋贏去臨淄尚遠史記正義故贏縣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卽廬於魯或其魂氣每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里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久留齊國由子行乎子禮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國由子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與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終養以終母餘年晉書劉長盛曰子與所以辭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云速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師賓之位不與在朝廷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竟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之在外而居於倚壁哀觀之在土而寢苦枕塊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贏爲齊地而介鄒魯之閒可以展墳墓望宗廟銜恤以待喪軍固以爲五虞卒哭練禫之所此實孟子有望衛恤以至精權而不失其經者也毛詩邶風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故以敦爲厚匠爲作棺事爲喪事嚴爲急急者謂不暇也趙氏讀敦匠句事嚴句孔氏廣森經學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厄言云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

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注孟子言古者棺椁薄厚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

禮以來棺厚七寸椁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嬰之飾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

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

也疏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

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禮記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塋周人棺椁周人牆置髮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塋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椁始於唐虞而椁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椁尚無尺也然則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者是雖棺椁周公制禮以來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級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之棺五寸之椁見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未槨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蓋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娶之飾者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槨棺所謂槨棺也梓棺所謂屬與大棺喪大記於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云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槨以是差之上公準棺不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破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器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棺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橫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筭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槨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經棺飾焉衣髮柳之材注云孝子旣政見棺猶見親之身旣載飾而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衣黼黻皆五列又有龍髮二其戴皆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紃二元紃二齊三采三貝黼髮二畫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紃二元紃二齊三采三貝黼髮二畫髮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皆戴綏布荒一池綸絞纁紃二纁紃二齊三采一貝畫髮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墳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

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繡荒緣邊爲繡文
畫荒緣邊爲雲氣火獸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大夫以上
有褚以繡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紉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
以竹爲之如小車冬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瓜端
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榆楡翟也青質五
色畫之於綵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
上拂池雜記云大夫不綸綵屬於池下是也綵具給其上則去
魚齊象車蓋綵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給其土則去
披也漢禮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末以
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當人持之
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牘置娶是也綵當爲綵讀
如冠疑之疑蓋五采羽注於髮首也此所謂牆置娶之飾也
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已之身不
可使父母棺槨腐朽已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不得不可
免但及人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
爲獨不然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

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

我何爲獨不然如是也疏不得至不然○正義曰翟氏顯

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

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在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注

言云禮行也爲用皆訓行在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

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爲稷牛注云爲用也趙氏云禮得用

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足備釋有

則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墨者師

日然高誘注云然如是也趙氏以如是釋然字與鄭氏高氏

同闕監毛三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

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
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爲有財言得之與有
財也○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
子來未聘何以書譏何畿爾喪事無求來聘非禮也注云禮
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則主傷
孝子之心卽趙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
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此不外求謂糞田已足不煩稱貸益之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注忤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乎疏快至

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逞曉忤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

曰逞江淮陳楚之間曰逞宋鄭周洛韓魏之閒曰苦東齊海

俗之閒曰忤自關而西曰快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

心獨無忤乎趙氏云忤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

子皆云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

以不化應化于變萬珍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高

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為灰土為

形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

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

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尚存

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

木猶足以護之不便近於土左傳有死叔言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注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為快亦為解忤之訓

為快即為逞獨無忤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而有

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

護之則恨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一思及泉壤之閒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天下儉其親注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

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

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禮

可謂孝矣疏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皇清經解

卷三直圭

皇清經解 卷三直圭 皇清經解 卷三直圭

監毛三本以

此屨入注中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於子噲注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

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

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

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疏沈同至子噲○正義曰史記燕

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惟孝廉孟子正義

七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勝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加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事而喻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子之燕王曰喻讓國與其相子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戰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惟策云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宣王曰改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潛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齊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喻讓國與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喻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潛王八年七年丁未喻及子之死當潛王十年後年已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潛王十二年齊後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為昭王當潛王十二年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孟為相者也王今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王氏懋竑白田雜著孟子叙說考云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為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覲王元年燕王喻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城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為宣王時燕人哱為潛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潛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為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符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符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為善皆語其實而潛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潛王為宣王以為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為潛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潛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監制潛王十年以厲宣王似矣而錄其文不計其世報王元年逆推至武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梁黃氏曰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齊一為宣王即梁惠襄又事齊梁黃氏曰抄據史記伐燕所載時潛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皆混史記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喻及相子之皆然其年當潛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為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各又不言屬桓獻二公為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擄擄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

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潛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滑言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讓其臣子之摠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卽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勳齊取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潛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子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決非潛王何也潛王卽位未久其對策貌辨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其所稱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卽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潛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卽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卽潛王固誤史則剛却子噲句輒舉其詞雜人邯鄲之難尙梁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係之威王二十六年又係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其說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噲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張儀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計魏六城與之伐齊而下楚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而存燕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卽宣王時也夫史之蹟駁旣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潛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灼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俛止重器也若以稱諡與否爲斷則莊景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潛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曾以取燕問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慚於孟子也若潛王何慚之有不日宣王而曰王亦偶

然致辭不同耳。○注沈同齊大夫。○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伐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有大臣也。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注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疏有仕於此。○正義曰論衡刺孟

篇述此文，仕作士，四書辨疑云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翟氏灑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任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也。○夫士也。○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夫皆此也。齊人

伐燕注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燕有諸注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注孟子曰我未勸王也

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注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

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

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注今有殺人者問

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

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

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

當勸齊伐燕乎疏注應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可殺之人指此殺人之人○注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雖注云當猶在也謂沈同等勸引鄭氏注云當主也意亦與在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耳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有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噲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簞食壺漿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例以孔子沐浴而朝則爲齊贊畫出師固孟子之心也而不遽發者特以握權王事別自有人萬一齊師既出未必終其拯救之心將有如儲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湖厥所由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辨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非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戡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極亂之心詳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噲子之當伐誠立言之當矣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湯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端由孟子故質之以諸臣之讓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熱之虞是卽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聽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廟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咨焉孟子是時固又反覆詳明陳其利害顯告以王速出令旌倪止重器謀于燕眾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終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慙也而時人不知仍以勸燕之謀惟孟子當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孟子非不服膺言之而時人勸齊伐燕之疑則在取燕之後方伐燕未取燕王師也拯民水火也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受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王之言故與梁惠王滕文公鄒穆公魯平公等相次公孫丑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公偃肅王謹等相次其互見之豈思沈同私問之時不耐而預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

賢哉 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

也疏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注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

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疏注燕人至慙

宜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

君不肯歸附於齊矣此所謂燕人畔也畔與叛同違背之意

故以不肯歸齊為畔此皆宣于車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潛王事耳注陳賈齊大夫也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注陳賈齊大夫也

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

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疏注陳賈齊大夫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姚賈

對曰云云高誘注云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智者姚賈

子之篇也鮑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為陳賈初不

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

問之齊秦王怒合姚賈讓魏王鮑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

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

言慎矣注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

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

乎賈請見而解之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疏注賈欲以此說

曰詩衛風氓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見孟子問曰周公

說於眾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注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注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注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注賈問有之否乎曰

然注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注賈問之

也曰不知也注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過與注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疏注過謬至謬誤○
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又過聽於張儀高誘注云過誤也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
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

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疏注周公至思

周書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
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孔氏正義
云孟子曰周公弟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
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
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然則孔自以周公為武王弟管叔為周公弟乃非承
上為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日管叔解次日
周公旦此以管叔為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大姒生
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解自虎通姓名
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解此以

皇清經解 卷千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士

周公為管叔之兄也盧氏文詔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
引詩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為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
合按白虎通誅伐篇云尙書曰肆朕誣以爾東征誅弟也又
云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
管是周公兄則宜以管統蔡云誅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
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汜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此用史記
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蔡微篇云管叔周
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誘亦嘗注孟子者後漢書樊豐傳
儵云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又張衡
傳思元賦云旦獲壽於羣弟今敢金賸而乃信注云成王立
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誘言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
乃誅二叔叔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
故周公誅弟嵇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
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鑿凶愚
於顯穉覺無良之子弟而乃復理亂股之弊民下云文王列
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而管蔡無取私於父兄此論正本
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為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
雜記云周公子弟此皆以周公為兄者毛氏奇齡四書臆言
云子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南公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
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又封魯而管叔
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為大宗周公

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趙氏所注非無據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以周公爲兄管叔爲弟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爲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注也按趙氏自有所本但孟子直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自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兄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父子相隱是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而不私之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疑之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斷無疑其兄畔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善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畔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人使之可以過而過之陳賈何知焉且古之君子過則改

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注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詠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

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

欲以辭解之疏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尙書序云武王崩

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

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逸周書作維解云武庚

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

殷監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

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

子揚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誅兄放弟史記周本

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

命伐猷武庚管叔放蔡叔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尹

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連播臣是明救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論云武庚庶勝國之餘何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誘爲反間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

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施於使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誘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弒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况其為反間之謀觀觀之漸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為管蔡而心識其為商人之間已弗敢以爲終身察而得之必且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憾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陰象之將殺已哉鴟鵂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屬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周公獨識之此爲罪人斯得者也鴟鴞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鴟子之閔斯所以未滅其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誤使爲斯救敗之舉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古

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改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觀齊耳必謂諫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指矣○注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篇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

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土也疏聖人至上

也○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澤

按澤卽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潤澤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疏注辭齊至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

云七十致政注云致政還君事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注云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此爲臣於齊卽是辭齊卿也下王就見則孟子向在齊故非歸鄒是不立朝而退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日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注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注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

故喜也疏往來就至喜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注云侍猶臨也或趙氏解侍爲臨謂孟子來臨今又棄寡人而歸注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注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注孟子對

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注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雋孝廉孟子正義

五

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疏注時子至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姓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閭監毛三木作均鈞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爲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論法解禮記檀弓云盍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盍各言爾志注皆云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注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注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

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時子之言也疏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安釋惡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范望注太元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務測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贍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呂氏春秋忠廉謹聽務本遇合慎大權勳長即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烏焉通荀子多言案利求也漢書多言烏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條焉得為君平釋文焉本又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閻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曰萬鍾萬宜亦自侈其厚矣而此蓋孟子通計任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為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則任齊當不下六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大少復與俱孟子任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况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歎崇儒重道之

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二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應當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季孫曰異哉子叔疑注二子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

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疏注二子至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孟門從遊者趙氏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五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成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益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五人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補注無益成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棫孟子弟序稱注九人則與趙注同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益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籍謂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益成括等幸附見七篇尚何去取之紛紛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

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注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日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

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

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疏注孟子

○正義曰趙氏以季孫子叔爲孟子二弟子子叔疑猶論語

言門人惑也此則孟子解之辭又使其子弟爲卿子弟節

上弟子使敘養其子弟使我爲卿則讀爲卿二字不屬上趙

氏佑溫故錄云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絕

無各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

孟子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云云

孟子正困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

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養弟以萬鍾本當指孟子之弟子

疑之言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

其爲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辛公羊穀梁俱作叔

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即其人

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是推之龍斷古之爲

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歟然趙岐熟於左傳不應忘之

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

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

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

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

賤其貪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

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

禮有關市之賦也疏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

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即以所有易其所無彼此各

陶諫云貿遷有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調有餘補不足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五

熊孝廉孟子正義

六

帖引作者翟氏顯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技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質人屢人胥師賈師司隸司稽皆市司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質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凡市入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章吏平肆展成莫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溢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訟也屢人掌敘布敘布總布質布罰布屢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征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云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斷謂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壘又出堦字云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塊翟氏顯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善經說龍斷之確証說文玉質字下引下文作登壘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質市也从岡貝聲丁登壘斷而岡市利此引以證從岡貝之質市也从岡貝聲丁公若讀爲陸陸善經乃讀爲壘謂岡壘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堦斷而高者也堦塵塵也高誘云楚人謂塵爲堦趙本蓋作龙斷龙塵雜之貌驚塵不到地勢巖高之處也古書龙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當作龙斷淺人以陸善經說改爲壘耳

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瞻望也罔說文作罔重文罔今作罔毛詩王風雉離于羅傳云鳥網曰羅是罔市利爲罔羅而取利也禮記檀弓云從而謝焉注云從而猶就也故以就釋從

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

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疏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論語憲問第十四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不爲利回○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注書齊西南近邑也孟子

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

爲王留孟子之行疏孟子至行者○正義曰閻氏若璩孟子

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各之理然

其人可略作七篇時遠從而略之○注書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

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也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者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卽軹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卽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西南至滕當是晝邑一畫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晝注同按此當是采用舊說廣韻四十九宿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按史記田單近邑晝音獲此劉熙云邑人王蠋聞集解引劉熙云齊西以爲晝邑之注則是駟所見孟子本固作晝字邪

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臥注客危坐而言畱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

困隱倚其几而臥也疏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

也禮記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釋文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

二十七年左傳云坐行而入注云坐行膝行禮記曲禮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

跪跪名不通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

焦考廉孟子正義

尤

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依依也受部云傘所依據也魯卽隱毛詩商頌依我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休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戶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俯伏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

見矣注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

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疏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音

作齊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

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

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注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

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

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皆預持敬心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鄼長凡歲時之戒令皆預之注云聽之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

心則不知倦是臥為倦怠心愛之故不倦心厭之故臥說文
心部云慢情也情猶倦也是倦怠疏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
言也○注言而至絕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兩
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少
安者為坐趙氏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孟
危坐者客跪而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
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趙氏注於勿
敢見下先云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為下文坐字張本郝
氏解亦云請勿復敢曰坐我明語子注孟子止客曰且坐我
見安起而告退之辭

明告語子疏注我明告語子○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司樂諷
以相告高誘誦言語注云答述曰語呂氏春秋節喪篇云傳
注云告語也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注往者魯繆公
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
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後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

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

皇清經解 卷之五 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乃安也疏注往者至復留○正義曰以往釋昔爾雅釋詁云
安止也說文田部云留止也安留皆訓止故以留

釋安○注泄柳至安也○正義曰禮記雜記泄柳之母死注
云泄柳魯繆公時賢人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魯繆公之時

公儀子為政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繆公時賢人檀弓
云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注云申詳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

張姓顛孫今日申詳周秦之聲云申詳子張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
弟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

之顛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為婚姻檀弓又云季子皋葬其妻
犯人之冢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申詳子張子游詳占字

通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文選庚之注云申詳子張子游詳占字
大僕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

高誘注云復謂奏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仲復於桓公
勸勉而奏白也勸而復之謂有賢者在繆公之側以善言

人無過之者故必聽子思之言為政乃不去二子賢不及魯
思不必聽二子之言必有賢如子思進言於君而君聽之二

子為留也非虛言所能止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

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

者乎長者絕子乎注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

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疏注長者至長者○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眾賓之長升注皆云長其老者是長者爲老者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注尹士齊人也于求也

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疏

注于求至悅也○正義曰于求也爾雅釋言文澤無祿訓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祿也此亦以祿代澤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于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求人君先寵以得祿位故于澤亦卽于祿也阮氏元按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闕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韓本作孰稽也考文古本作熟稽也考文一本作淹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貯滯猶濡滯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从示从尤音聲淮南子時則訓云流而不滯言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留也帶與稽義同滯從帶聲聲與音聲同韻段氏玉裁六書音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帶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竹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積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之故又以久解之云猶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茲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 高子以告注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

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注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

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注我自謂行

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疏注我自至我矣○正上所云汲汲驅馳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說文又部云反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反瑟而弦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注浩然心浩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

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注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

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疏

注孟子至下也○正義曰用以也爲猶行也故足用爲善是可以行善政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云子夏傳作戀漢書外戚李夫人傳云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注云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此經云豈舍王哉趙氏解云戀戀卽攣攣謂係念於王不忍舍也襄公七年左傳云吾子其少安卽攣攣云安徐也後漢書崔駰傳駰作達旨云繫余馬以安行注云安行不奔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馳也三宿而後出書故爲徐行卽不汲汲驅馳也達則兼善天下見下盡心篇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注我豈若悻悻小丈夫志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

宿懼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己志大在於濟

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疏注我豈至節也○正義曰說文心

惟南字繆稱訓云汲於不已者緣其諫君不受則怒也因怒而

小故以悻急加小丈夫上謂其因忿極而小也怒卽志也窮

之言極也音義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倅形頂切很也直也又

胡取切字或作恹恹然論語音樂今論語子路篇作恹恹然

小人哉禮記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磬集解引王肅

禮記注云磬聲果勁說文石部磬古文從石聲磬卽磬字劉熙

釋名釋樂器云磬聲也其聲磬聲然堅緻也離騷云絳絳直義近蓋堅執不回不知通變故楚辭曰解語直果到與很直貌也倅倅磬聲近相通借也閩監毛三本作論曰阮氏元

技勘記云趙注多稱論趙氏不解是字蓋以是字爲語助無

所指實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是猶夫也禮記三年間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夫小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丈夫也是訓爲夫故夫亦訓爲是

注尹士聞義則服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

者此之謂也疏大德至謂也○正義曰史記禮書云洋洋美

注云察察疾且急也論語子張第十九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漢石經識作志漢書劉歆傳讓太常博士引亦

章氏注云志古文識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注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

去齊有恨心顏色不悅也疏注路道至悅也○正義曰路道

塗代路路亦塗也易豫卦鄭氏注云豫喜豫悅樂之貌也是不豫即不悅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心有怨恨則顏色不悅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注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

年有王者與有與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

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與大王

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疏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

賢與王道之時聖指王者賢指名世者彼即前也謂前此聖賢

賢之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

衡也此一時爲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當出之時也論

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

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爲充虞所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時爲暇豫之時則論係之時也此一則憂天憫人之意孟子去齊之時爲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此一則憂天憫人之意不得成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注云命名也尹文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各名也者正形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各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苟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各守其職奇辭起各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而有作於新數之儒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為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叙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人為然者故為矣聖之才漢書卷元惟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者也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邵子皇極經世金吉甫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其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孫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遷不能紀惟魯世家

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真公之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秬譜謂成王元年為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二年耳而秬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且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煬公即位五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為六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正承劉歆之誤也前計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周豈不知其年數乃缺於七十餘年邪按趙氏解七百有餘歲推本大王文王以來於劉歆秬譜之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己卯至赧王己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二年以前於武王己卯至赧王己酉至三十九年又除去赧王己酉至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之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

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注孟子自謂能

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

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疏夫天至豫哉○

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數已過時已可而未

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

則天誠厭亂而興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

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

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

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

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

章指言聖賢與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

知命者不憂不懼也疏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

管子勢篇云天因人聖人因天揚氏所本也

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疏休地

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疎釋地續云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

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

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日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

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注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卽

去若爲變詭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疏崇

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齊地今

作地名○注不從至卽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欲卽去若

爲變詭以詭字釋變字也禮記曾子問曰有食之則變乎注

云變謂異體荀子禮論云悼詭注云悼變也詭異也呂氏春

秋孟春紀云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戾也文選長笛賦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雋孝廉孟子正義

五

曹大家注云詭反也是變與詭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卽去形迹近似乖戾詭異變動不常非猶責也爲此詭異人必以太甚見責矣不欲卽去是不欲跡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也調監毛三本秦作太秦音通也不欲迹似詭異致見譏讓爲太甚故宿留不卽去也音秀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雷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易需象傳鄭君注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雷孔氏有所侯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音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僖元年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萬章下章句宿留以答之並上音秀下音留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繼而將卽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通零篇亦云何敢宿留繼而

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注言我本志欲速去繼

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

我本志也疏者聖賢之道不爲太甚旁通以情故孟子於始

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被其款遇惟此軍戎大事卽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飄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爲巖巖難近舊疏以不可以變爲不欲遽變其欲去之心又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美

以師命爲賓師之命顧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此正命之爲師矣何以辭而不就邪孟子之學惟趙氏知之深矣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二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注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

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間以古道猶衛靈公問

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

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

書地理志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

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鄒雍曹滕文之昭也系

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

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

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

書註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

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為文也乃

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

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復謚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

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尊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

皇清經解

卷五

五章

一

尊為公是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

舜注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

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

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

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

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

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疏

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其

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為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

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

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為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駁

據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觀王三年癸卯後宋

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

辭郊莩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都南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卽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陳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調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卽爲也乃作僞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閉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二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誥誌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書八卦以治天下繫繚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卽所謂性善也善卽靈也靈卽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乃以爲性惡之謂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有聖人出示之以稼娶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謂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旣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不能覺於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善已與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

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偽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教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不能子之當孝乎已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已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荀子所知也義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浸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思其不知轉思其大知許氏說文解字叙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有方命圜族之人當義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義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如許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義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地族續用弗成朝土如是庶民可知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徇乎先王以欺愚者而未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義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詖矣蓋孟子之稱堯舜即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

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觀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公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本乃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弟一賢君孟子深取其入故一見卽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侷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望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旣謚元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

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拙射變其轂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強行中庸日及其知之。一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注成颺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

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疏注成颺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颺古覓切

一音閉古覓切是闕字說文云戴目也江准之間謂眊曰闕王使人闕夫子是此字也音閉則當作颺說文云颺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颺者廣韻云颺人各出孟子段氏王裁

說文解字注云成颺淮南子齊俗訓作成刑颺爲刑猶若工記故書頤或作颺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刑無所行其威注云成刑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

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鮑彪注成刑戰國策趙策鄭同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

云荆成荆史記范雎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慎云成荆古勇士荆慶颺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爲尊貴者蓋指景公言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卽所爲無嚴諸侯也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颺不畏乃能有所

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蹏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蹏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周孔下云言其知所法則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疏今

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駢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五十里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

云武丁於是使以象夢曰以余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早用汝作霖兩版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蹠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按以余正丁所作書爲說命章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傅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古文皆無此云通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甸下音縣又作眠胸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其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

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痢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癘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暎或謂之眩而西謂之毒草昭注楚語云暎眩頓脊攻已急也金匱症溼喘病脉篇白木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即頓脊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冷史記司馬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眠而無見今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憤亂亦猶是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按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傅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傅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精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菽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履賜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羸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羸衰斬以証云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耳羸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緋也朝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羸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羸衰斯泔草矣其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備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羸衰斬也孟子言學諸侯猶會申言齊斬士則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會申言齊斬士則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館本作餗是餗館字通說文食部

云饋糜也同謂之饋宋衙謂之簋又濁部云鬻鬻也重文餼
餼餼又云鬻餼也鬻餼也爾雅釋言云餼餼也餼即鬻粥即
鬻到與釋各釋飲食云糜糞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
也蓋今俗以粳米煮為粥粉米煮為餲古之饋卽今之粥古
之粥則今之餲饋爲糜餼爲粥而糜亦通稱餲粥亦通稱饋
趙氏釋餼爲糜粥則粥之清而稀者異於餲之濁而膏者是
餼宜爲饋也趙注餼糜粥也波古本作糜孔本作麇音義然
出麇云字亦作麇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麇字無麇麇字
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

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

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

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繻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

也疏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臆言云滕文公問孟
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
然則齊宜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
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繻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
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
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

皇清經解

卷三 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
及讀周書康王之誥威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
令詰諸侯與二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
春秋傳晉平公初卽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
孟子所定二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公行卽又曰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
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繻不行倬先祖違授
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而使滕行助
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
傳尙如此則其視焉廢隆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
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奪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
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而大夫之葬
於魯未購未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
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
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後者如宋文公之槨有四阿棺
有翰棺儼然外用王禮而荀簡不備者如齊景公之槨一乘葬
不備位魯躡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
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

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士之君視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違禮而怪駭爲不經祀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嘆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祀○正義曰閻氏若夏殷之禮嘆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孟子歸在鄒也疏歸鄒也史記正義云○正義曰孟子蓋自宋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

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

又問此不重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見其善乎

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

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爲政弟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

癩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

皇清經解 卷五 亘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則蒞之以敬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曾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云聞曾字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卽獨行

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

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

疏齊衰也飭糜粥也疏注嘗聞師言至朔也○正義曰禮記

日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位之哀齊斬之情饒

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聞監毛三本孔本齊作齊韓本

作齊按音義出齋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齋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直杖布帶疏屨三章者

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章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章者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

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邲霍衛毛帥郟雍曹滕畢原豐師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
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
餘叔纁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真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
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
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
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
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
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
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
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
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
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各出王以文王之廟各出王
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曰宗國者
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
國旣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
在故也哀十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輅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
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
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
子宗嫡子倘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倘皆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
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
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卽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
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
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
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
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無以治其天下故宗
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諸侯將無以治其家者也若
夫大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
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
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
氏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
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
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
宗者主也卽震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
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土蒞以爲修德以固宗
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
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
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

弟之國尊之豈得
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

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

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疏注父

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

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日

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

云記祀也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

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

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

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

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

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

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日字加日字則自明其

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

皇清經解

卷五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

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

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

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

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父兄百

官恐世子且不我足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

喪尙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

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疏

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

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

云喪思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

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爲主是喪尚哀也論語憲問篇

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諱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

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乃自聽政也禮記

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

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

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尚書大傳亦引書

曰高宗梁罔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

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

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

云食飯屬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吹歡粥不食謂但飲

粥不飲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莫高誘

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爲多呂氏春秋禁樂篇云害莫深

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

云丙食者壘今吳王有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

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

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

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庶兄弟祔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

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也○正義曰

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

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

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伏也加草以風無不偃者猶民之化

於上也釋文云尚本或作上也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尚之

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尚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偃

皇清經解

卷三直夫

焦考廉孟子正義

士

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卽位奉尸復於堂男女如室位踊

無算主人拜賓卽位踊卒塗視取銘置於碑主人復位踊襲

堂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始人卽位於

堂南上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辟門是始死以至

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上有好

主人卽位哭則眾主人眾兄弟眾賓無不感而哭矣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

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

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也○正義曰

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下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

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

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伏也加草以風無不偃者猶民之化

於上也釋文云尚本或作上也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尚之

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尚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偃

也偃斃子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

之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族人可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心服而首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是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葬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剪屏柱楣寢有席注云謂謂之梁柱楣所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剪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梁閣即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壘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

皇清經解

卷五 直夫

庶孝廉孟子正義

主

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閣中故云高宗諒陰疏文五月居廬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宗三年居梁閣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疏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閣可知何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意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之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肯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及孟子之文微奧通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日字是矣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

也疏

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

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

○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即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即解義爲怠惰不可緩即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詩曰晝爾于茅宵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詩曰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

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疏注詩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葉升也葉治也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

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

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博貉謂之貉也綯絞也爾雅

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緞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繩名儀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熊孝廉孟子正義

七

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繩綯是絞卽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輿邁傳云輿數也箋云輿總也蓋以兩股摩而交之總爲一繩以

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卽謂之繩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

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

恐妨來春田事所以閒暇猶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

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

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賜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益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則重在仁仁人不爲罔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篇文盪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爲楊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

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

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四

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疏注夏禹至

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于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以稱人爲貶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炎武之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禹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經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畝除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曰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有以夏時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澥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

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百畝
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
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
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
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畝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
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
圖謂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畝知畝見
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澮與遂爲方一夫之
田遂與畝爲方畝與澮爲方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
也至溝與澮遇則爲通矣澮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
之一通者也禹自言濬畝澮距川明畝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
千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
畝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
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
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各何
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
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
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
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

皇清經解

卷三直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
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
法而五十七尺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
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
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
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
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
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昔康有
田一成卽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
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澮
澮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
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
或者疑之則澮必廣長皆十步邪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
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
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
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胸異名耳故曰
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
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
當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
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
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
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

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勑殷人七十而禮勑藉稅也於末助聲釋之藉曰耜耨利萌今孟字作助周禮注引作勑勑卽爲藉杜子春讀勑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勑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勑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氏里宰治處爲勑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勑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宜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勑勑藉稅也勑字亦在勑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共

耕者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貢其藉也趙氏注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勑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鄭氏義與姚氏文田求是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徹之名義當屢求其說而不異因考公劉樹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孟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引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區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之義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敷其於公田者故周直出斂法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

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始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

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疏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校與下學校字不同釋文云校戶敎反又本若從手是比校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敎又音效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校字明末邇諱校省作校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校○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擊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

皇清經解

卷三 五十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人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疏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鷦冠子學

菑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爲之增歛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狼戾也蓋卽狼戾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狼戾無親漢書嚴助傳狼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爲不仁無親之名而涕之零落於地與粟之拋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趙氏亦以狼籍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籍兮亡居說文籍籍縱橫貌縱橫交橫故狼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爲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臯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

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通篇云樂歲粒米粟糲而寡取之此卽本之孟子梁糲卽狼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狼戾不知古人聲言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遺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謂虐爲害。說文訓虐爲凌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卽飢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田疇可以美土。鹽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糞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卽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糞穰以爲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廩大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以所獲不足以償今歲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歲之田糞旣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屢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爲民父母使民盼

皇清經解

卷五章六

熊孝廉孟子正義

六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疏注盼盼至母也。○莧義曰音養云盼許心切阮氏元按勘記云盼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盼不作盼也。說文於豨布也。豨振也於分古通用於豨猶屑屑方言云屑屑不安也。動作也。爾雅釋詁文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再拜舉也。从爪。再音再爲二爪。再字也。再一舉二故曰拜。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再。舉揚當作偁。凡誣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卽食其父母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借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虧缺無如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即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十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息什倍蓋貸錢萬息之二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出息什倍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即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而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按數歲之中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有若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俱曰戰國諸侯重斂措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托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

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

在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

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疏注古者至義也

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爲諡因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

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雖未任居官闕監毛三本韓王

本同孔氏元按勸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闕監毛三本韓王

云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

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

也而云兩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疏注詩小至助也○正

義曰詩在小雅大田

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利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

民之心先公後私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氏恪

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興雨祈祈言也萬民斯

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

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非謂成周之微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皆本此以言周

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

哉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

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

云夫九爲井據此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

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

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充

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

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

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

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

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

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

皇清經解

卷五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辛

爲九夫此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徹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鍾氏懷敬屋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郤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其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劉酌損益少之不同耳阮氏元揆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二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闕本改爲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注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惟非也

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

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

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叙謂常事所叙也疏
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咸
博士平等議曰閭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曰序周曰
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
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
夏日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
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各也
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
名也鄭人之所欲與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也然鄉曰
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
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五黨而教之鄉序謂之黨有庠可
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
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
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
言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
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
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庠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
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
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

皇清經解

卷五

集孝廉孟子正義

三

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
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
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不設之學士滿二
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
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
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序以徧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
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
乎禮樂容節而以教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也文貞
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
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
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
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
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也老射者老
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離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
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
王制者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
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
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
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

皇清經解

卷五 禮記

鄉射義

五

養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
 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
 序禮義之說也射釋古字通爾雅云釋陳也周語云無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
 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禮義之說也養
 射皆教也教之為父子之教之為君臣之教之為長幼之說也
 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各之哉○注養者
 上敘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為養者老即本王制養國子於
 庠說文亦以庠為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謂學校
 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分毛傳
 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敘禮樂言之其實
 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鄉國謂學校為校言以校正道藝
 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丙注云豫者謂
 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序即
 榭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各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
 注云遷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又云兼挾乘
 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楛三而挾一個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
 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
 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墜入剛象物之
 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
 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
 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為學無異
 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支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
 夏弦大師詔之警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
 之禮在警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
 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祭於警宗又有成均東序警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各祭養
 而分於四其東為東序也其西為警宗警宗即西學故祭養
 云祀先賢於西學即祭有道德者於警宗也其北為上庠秋
 學禮在警宗為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為北學矣東序警宗
 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為南學青陽絳章元堂統其
 各於明堂則東序警宗上庠統其各於成均故大司樂分其
 之則云東序警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各
 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
 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何應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各
 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各成均舊說五帝學各蓋陶唐以前學之總
 西學周各警宗又各者學本殷學總各北學周各上庠本虞
 學總各南學周各成均舊說五帝學各蓋陶唐以前學之總

焦孝廉孟子正義

名大學周各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
北類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
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
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
以類爲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
以倫爲事卽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
於箕子王乃言曰嗚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依叙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
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云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
叙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騭騰升相助協和
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
所次叙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
之爲事卽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曰紀錄云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
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
已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叙則
正以孟子此言人倫卽洪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爲王太子
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起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
弟之義而不講明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
常理無不講明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
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
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

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

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

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
有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旣葬稱子逾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
稱子旣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
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
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旣葬爲然也
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旣葬之後但
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旣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
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
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
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釋於斯二者然則孟子
於滕行蹤歲月亦略可覩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既三年喪畢則稱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

侯各去血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疏注畢戰至明畢戰為文公所使知為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為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鸞經問井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交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四年為

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四年為陌廢井田之際雖間或有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皇清經解 卷五 五十六 焦考廉孟子正義 語

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疏

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

閩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官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日穀是以穀釋祿天

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蔽蔽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為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均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不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平也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

經土地之經為經始靈臺之經
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
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

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疏
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
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佐其地而制其
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為公侯伯子男附庸
各有界矣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
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為之界各滿其田為通為成
為終為同為封為畿以界之邦國為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
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
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
地之界不正於是為成為通為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
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
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
此趙氏以正經界為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
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莫義從欲
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是汙即

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心輕
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為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
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卻錡奪夷陽五田卻孳與長魚矯爭
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盧謂二畝半在田井謂
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篇差者禮記
王制云諸侯之下土祿食九人中士祿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
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夫滕壤地福小將為君
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福

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
為善政也疏注為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
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
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

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
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

皇清經解 卷五 頁六

熊孝廉孟子正義

五

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木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疏注九一至之也。○正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十五年公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井雖臯陶制法不能使疆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蓋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之也地官載師國廩二十而一又云以廩里在國中之以以場圃任國地是圃與在國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請如般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廩之稅本二一取一當時則什取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而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一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為近郊

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疆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各耳其地在中地中地以下地以頽田里上地夫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以下地以頽田里上地夫百畝餘夫亦如之以下地夫一廩田百畝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疆地謂之都鄙都鄙者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其造都鄙也則

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氏注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為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在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菜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為善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塵土地上有菜為人所掌之野得甸稍縣都授以有菜之地為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首溝洫邦廣二寸二尺謂之耦一耦之伎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甸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

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壘稍縣壘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壘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置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入一縣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為溝洫之法即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為井田之法即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溝澮稍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畛倍一溝澮稍多一里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澮注入川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歲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園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可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自餘澮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永注入川相去逆宜為自然大

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九夫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於九十分之中而稅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家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為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始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門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為溝洫者不過隨地適下而為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之法如楚為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中實一語為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

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為城中野為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既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為甸稍縣都甸是六鄉則遂亦通為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為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其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紕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

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造也疏注古者至十畝○

載師以土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土田者土大夫之子

得而耕之田也必有土田讀爲任仕者亦受田所謂土田也

孟子曰自卿以下也元有圭田五十畝士田既是在田則

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即載師之土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

吉蠲爲饗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不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饗呂氏春秋

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絜也禮

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

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

以在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

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

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

里故土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

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注云畦聲段氏王裁說文解字

注云畦畱夷與揚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注云畦蜀都賦劉注云楚

辭倚沼畦蕪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

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從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

地隅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

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

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

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土

田爲土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

皇清經解

卷之百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完

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遠地之中如比則土工商此處不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是田五十畝餘夫二十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土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六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遠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亦如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夫則是

皇清經解卷五皇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注者罔上言夫一廛田百畝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此三十受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餘夫亦如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眾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疆周禮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半之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注王制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佑下讀而夫之訓治旣少證在依道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一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稅夫倒夫字於句上優恤鄉土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瘠也不出其鄉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易爲功也疏注死謂至功也。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謂爰土易居也肥磽也閭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爰作爰爰土也字作平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待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二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見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卽畔爰也說文走部云趙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以歲田復種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獵中田二歲一獵下田三歲一獵肥饒不得獨樂磽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劃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土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起田易居爰轅起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下而少令之得上下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鄉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而同一轅之害民在開阡陌鄉田同井出人之家各相營勞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注同鄉之田其井之家各相營勞

也出人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日八日友以在得民守望

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

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

夫別治从邑邑聲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段氏玉裁說文

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

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循域也所封析民域其

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國云鄉向也眾所向也以

同音爲訓也齊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鄉治之謂周禮按此

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也鄰之通名也逸周

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

比服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

彈相庸耦耕日耋男女有婚賁素非連民乃有親韓詩外傳

略同鄉之田卽同國同邑之謂共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

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

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

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

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

皇清經解

卷五直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共井之人卽此八家爲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所謂

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

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

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田友以在得民注云友謂同井

相合耦助在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

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

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引字林云同侯也察也故趙氏

侯明也視同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同侯也察也故趙氏

作司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

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

方多賊盜些淮南子況論調姦符節望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

是姦賊盜些淮南子況論調姦符節望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

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其所先後守

谷子掉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

司守望相助云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

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解之則審察明司亦兼

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

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

弱困急保養之卽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

志言之志言民是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和睦是睦仰和也

和睦是睦仰和也

和睦是睦仰和也

和睦是睦仰和也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

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
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

所以別於士伍者也疏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

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爲一井也或

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疇其畝必自山出安用算山

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

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爲例耳阮氏元按勘記云以

爲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閻監毛三本同廖本古者公田

爲居井竈意非取焉一作二無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

是爲五畝之宅微法九夫爲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

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爲公私也助法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爲廬井宅園圃餘八

十畝人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各爲九一實乃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壹

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
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土無伍注
云無行日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土列也卽謂
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
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後用之五
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尚書賈誥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
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
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備其兵器以起征役
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
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
鄉郊毛詩小雅采芣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
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卒伍也
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
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此其大略
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

是前加慈惠潤澤之則在賸君與子其戮力撫循之也疏略

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
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

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
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
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吮嘔
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吮
嘔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
餒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
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勅民

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疏知采人之善

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
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十六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四

